

葡
萄
園
守
衛

陳 保
紹 羅
鵬 海
譯 才
著

某年——就這鄉村的歷史而言，那年代已由人的記憶中消逝了——九月間，正是悶熱的正午時分，在梅侖城附近，那個佔據庫其爾山南面山坡的葡萄園裏，坐着一個小伙子。在那比人還高的藤蔭走道上，重重的掛滿了那年天賜的豐碩產物，因此，一片綠色的暗光籠罩着那些寂然無聲的長街。那裏也充滿了一股沉悶的熱氣，沒有一點風會揚起一絲波紋。在兩個葡萄園之間，灰石級陡峻而上，我們唯有走到這裏，纔約略的感到已由藤蔭走出，來到可見天日的境界。原來，在這裏，在這寬闊山谷的熱鍋裏沸騰着的海水冒出熱氣，以加倍的威力，襲擊着我們沒戴帽子的腦袋。這裏難得看見有人走過。只有無數的蜥蜴，反正不怕火，忽上忽下的爬過石縫，衝過纏繞在園子基牆的堅韌葡萄藤。在拱形格子架上的深藍的葡萄藤上，密密麻麻的垂下串串的厚皮葡萄。在這無限寂靜的正午時分，不時可以聽見一陣奇怪的沸騰聲，彷彿葡萄汁在藤蔓中循環的聲音可以聽見，在那灼熱的陽光下，滾滾而流。

但是，那小伙子，他獨坐在半山腰的葡萄藤下，對這些不可思議的大自然聲響，充耳不聞，悶悶的陷入深思。他穿着古式的、奇怪的葡萄園守衛人（wine guard 又稱 salinea）服裝：無袖

的皮夾克，上面的寬肩章，用小帶子，或是銀鍊子，繫住。肩章將皮夾克袖口牢牢的托在襯衫的長袖上。短褲和背帶也是皮製的，腰間繫一條寬皮帶，像拇指般粗，上面綉着園主人白色的姓名，白色的短統襪，上面有透孔的花紋。他的脖子上戴着野猪牙和土撥鼠牙編的鍊子，作為各色各樣的裝飾品。但是，他的制服當中主要的東西卻丟在他身旁的草地上：三角形的高帽子，帽沿上綴滿了公雞毛和孔雀毛，狐尾和松鼠尾。在葡萄收成的季節，這東西可不是輕的負擔；還有沉重的戟。要是沒有權闖入轄區的人不願繳出保證金時，守衛人可以用來加強他們的嚇阻聲勢。

這些「活稻草人」，每人不分晝夜，沒換班，沒星期假日的休息，或做禮拜的時間，為了微薄的工資，都在指定的地區走來走去，從七月中旬葡萄開始變甜時起，直到最後的葡萄送到壓榨廠為止。在酷熱、潮濕的天氣裏，除了用玉米殼搭成的小棚子聊避風雨外，毫無其他的東西遮蔽。雖然如此，這種辛苦的職務卻也是光榮的職務，唯有最靠得住的青年纔叫他們選中。不但如此，在空山的高處，星光皎潔的夜色也自有吸引人處。並且，在下面的房子裏，悶熱的空氣幾乎一點兒不能發散。因此，葡萄園主人特別重視守衛人的飲食。他們每天供應豐富的食物和葡萄酒，務使他們身體健壯，精力充沛。

雖然如此，這樣豐盛的飲食對我們所說的那個悶悶的青年毫不發生作用。那罐紅葡萄酒、麵包和幾大片燻肉——這都是一個小男孩拖上山來給他當午餐的——仍然放在他身邊那個權充桌子的石板上，一動未動。他那個帶銀鍊子的小煙斗，裏面的煙早已熄滅。他悶悶不樂的噙着，牙齒深深陷入軟軟的煙斗嘴。他大約二十三歲。他的鬍子，在下巴和面頰上微微的捲起。他臉上的輪

廓分明，顯示出早熟的样子，這是他那個地區的風尚。他的前額讓頭髮遮住，他的頭髮很早就剪得快到肩際，現在已經使它長成一個個的髮髻，垂在太陽穴和頸間。他的青春氣色大有讓眼睛底下的黑影奪走之虞，這種髮型就使他的頭部恢復了所有的青春生氣。

下面小路上傳來緩慢的脚步聲，愈來愈近，這聲音使他突然抬頭，戴上帽子，連忙抓起戟來。現在可以看得出，他的身高似乎比這鄉下男子常有的身高要矮一些，但是，仍然很魁偉，並且他那有曲線的胸部和堅實的大腿配合得非常調和，乍看起來，非常惹眼。唯有他的頭似乎太小，而他的手脚簡直就是女人的手脚。那身材柔軟的人在那拱形的方格子籐架下面不聲不響悄悄走過。他甚至碰都不碰葡萄，由最近的石岬往路的那邊窺視。

一個瘦長的人，身穿黑外套，頭戴一頂極破舊的高帽子，正在葡萄園與草地之間的柳蔭下漫步。交叉着的手，拿着一本打開的書，心滿意足的，兩眼盯着美麗的葡萄，卻毫無摘而食之的慾望。他的長外套幾乎拖到黑長襪的腳後跟。即使沒有那件長外套，任何人都可以在那深思的漫步者身上看出他是個教士，尤其是從他身上某些和藹可親的特徵上可以看出，因為這些特徵，在某些國度裏，就代表了這種多彩多姿的教派。有些人曾經提倡統一教義，希望達到提洛爾的種樂境界 (the promised land of Tyrol)，因為在那裏，誠信之乳與迷信之蜜，純淨的交流着。可是，在當時這猛烈的教派之爭還聞所未聞，甚至於在這個古老的首都梅倫城，雖然以前有一種新的精神也曾多次猛烈的騷擾當地的安寧，可是當時，這古城仍然陷入滿於現狀的狀態中。因此傳教士不必將他們的權杖像武器一樣的揮動着；他們能夠沉着的邊牽他們那個情況的質樸美德。在那

個時候，看到那些謙和的教士面孔並不是一件尋常的事，不過，在他們的臉上，我們不難發現窘迫的神氣，這是他們自己的威嚴所造成的。這是一種不斷的擔憂，擔憂他們對於主的偉大毫無貢獻。可是，他們是披著主的衣裳呀。並且，擔憂他們不得不一臉嚴肅的面對着他們那些尚未成為聖徒的同胞，但是又要露出不會不可親近的神氣。

那個戴破帽子的小紳士其實並不是你所常見的教會中的大人物，只不過是梅倫教堂裏的助理教士。他的任務是每天十點鐘在彌撒時讀經文，報酬是每日一盾●，分配給他一間小廬住，也有一些別的津貼。居民因為他態度謙和，而且地位僅次於聖芳濟會的修道士，大家都很信任他，而且一定要稱他為「十點鐘彌撒教士」，因此，便用許多種方式向他表示敬意。無論遠近，只要他一出現，沒有一家不在餐桌上擺一罐葡萄酒和一些吃的東西。所以，經過一段時期之後，這位先生雖未改善他天生的細長身材，至少，他那微胖的肚皮也增加了他外表上的威嚴，他這個肚皮和他的身材不相稱。在世俗的人看來，那樣子非常滑稽。他坐下的時候，衣鈕扣得緊緊的，那肚皮歪歪的，令人擔心，會隨時綽破他那件薄薄的外衣。但是，這個令人難為情的負擔同他臉上的謙恭神氣很調和，同時，那些受過洗，有資格接受聖餐的教徒，沒一個人會取笑他這邇來的自然產物。原來，他一駕到，人人都急忙以他圖中最好的葡萄酒來款待他。這件事一部分也是由於他所享的盛譽。那就是：遠近許多英里之內，沒有一個教士或是世俗人的舌頭能比他更能品評那種酒的品質如何；可以貯藏多久；以及如果可能改良的話，要用什麼配方；還有，誰也不能比他更有資格提出一個配方。過了一個時期，對一個葡萄酒品評者最好的讚美就是說他「有像十點鐘彌撒

教士那樣尖的品酒舌」。

但是，我們這位老兄的許多天賦與美德之中，勇敢這種特質並不是最強的。他雖出身於巴塞爾（Basel）的農家，而且那地方出了不少勇敢的神槍手，參與了昂羅亞·侯佛（Andreas Hofer）的戰役。可是，每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險考驗，他的勇氣便逃之夭夭，把他那很容易崩潰的心靈棄之不顧。這是說，除非在他必須拯救一個陌生人的靈魂時，或是他的良心交代的某種偉大任務遭遇危險時。即使在那個時候，他也寧願以增強體力的方式來幫助精神的力量。因此他一定要注意，使家中地窖裏中型酒桶裏的德蘭納白葡萄酒永遠不乾，因為他認為那酒有激發勇氣的效果。但是今天，他剛剛到阿爾幹德村去探望病人，不曾吃什麼東西，所以，他遇到甚麼厲害的考驗時，就招架不住了。一個黑影子突然從葡萄園高牆上跳下來，落在他身旁，並且抓住他的手。這時候，他就嚇得魂不附體。

「讚美耶穌基督！」他一邊大聲說，一邊抖個不停。

「永久，永久！」那孩子說。

「是你嗎，安得烈，我的孩子？我真以為是魔鬼用力的跳到我身上，因為他總是在主的葡萄園裏溜來溜去，看看可以把誰吞下肚去。啊，啊，你要是陷入深思冥想之中，你很可能以為一頂帽子就是魔鬼本人。原來是你在這裏呀，安得烈？你所守衛的是你自己的土地，我是說，你母親的嗎？」

那孩子的眼睛變得暗淡無光，兩頰也充血了。「才不呢，」他說，「我才不會再踏上我母親

的田園呢。她曾經打了我一個耳光，因為我燒了倉庫。從此以後，她的兒子不管是白天或是夜裏，再也不會邁過她的門檻。」

只有現在，教士纔記得他已經碰到了傷疤。他誠懇而同情的搖搖頭說：「啊，安得烈。你講的都是善良的基督不應該講的話。主在十字架上不是寬恕了他那殘忍的敵人嗎？母親即使是懲罰得不公平，難道做兒子的應該懷恨在心嗎？我知道，這對你也許是很難受的事，你的母親忘其所以的這樣對待你，也許並不是第一次。但是，安得烈，聖經告訴我們要寬恕人許許多多次。你離開主日學之後，把這道理已經忘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神父。」那孩子堅定的說。「我發過誓，再也不想那天的事。只要我離開家，我就能信守這個誓言。但是，我如果回去，我母親就會提醒我這件事，因為她恨我，一直都計劃着如何折磨我，刺傷我，她會在遺囑上寫明不給我遺產。這一點，我確實知道，所以不太在乎。即使得不到遺產，我也死不了，而且不會不捨得讓我的妹妹得到。我已經在格拉其和斯特若談好，受僱為工頭。今年，他派我擔任葡萄園的守衛。我現在沒有家裏一文接濟，也可以生活。但是母親可能派七個差人，用四匹馬將我拉回去。但是，我是不去的。遲早，天下無不散的筵席。」

那小教士站在他面前若有所思的望望他。他覺得，與其再以教士立場規勸他幾句，倒不如讓事情自然發展的好。他以熟練的眼光望望牆上的葡萄藤說：

「斯特若種哈特靈哲品種的葡萄，而不種以往種的那種布拉特藤品種是對的。這些葡萄還小，但是明年會有加倍的收成。」

「這些葡萄在這裏只種在邊上，」那孩子說。「在那邊，種的大部分是法納其品種，其中也有些羊眼品種。他在下面提洛爾村種的是福賽琳品種，但是，他準備今年把那品種去掉，改種挿枝，因為原來種的那個品種已經產了太多，快要枯竭了。」

「你們預料會產多少葡萄酒？」

「至少一百四十個單位①到一百七十個單位。」

「安得烈，守衛葡萄園的工作投合你的心意嗎？早晚你會覺得這工作可能很吃力呢。」

「啊，現在還過得去，神父。我的胳膊腿兒還不覺得酸呢。」

「你在夜晚也要時時警覺嗎？」

「是的。但是，我只有兩隻眼。我得有十幾隻眼睛同時將每個地方都照顧到，那些丘八又開始在夜裏偷偷侵入葡萄園了。葡萄的汁子很多，足夠他們釀部隊裏的麵包了。他們總是同時來了許多人。但是，都採取單獨行動。你要是抓住一個，同時，另外的人就在另一個沒人防守地區下手。所以，一點用都沒有，我們在他們的連長那裏也得不到一點公道。」

「市政府應該向法院控訴。」

「是的，市政府！那樣，我們就得有證人和證據。要是到早上，我們發現長長的一大片一大片藤子，上面最好的葡萄都叫他們偷走了。前後左右的葡萄藤，都叫他們用軍刀像野草似的砍斷了。這是出於怨恨，或是故意破壞。到了那個時候，又有誰會發誓作證，都是那些丘八幹的？你

① hoghead，液體單位，等於六十三加侖。

要是抓住一個人的衣領質問他，他就會說他像一個尚在母親肚子裏的嬰孩一樣，對葡萄一竅不通。因此，我們就只好用私刑來自己懲罰他，這樣，下次他就得三思而後行了。但是，我可以發誓，下一個如果叫我捉到，我們一定把他吊吊起來。他可以在空中練練腿勁兒，直到天明。」

「他們都是些可憐的魔鬼，安得烈。他們受到的誘惑很大，你們應該對待他們仁慈些。」

「難道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像野獸嗎？神父，你聽我說。」於是他指着一個葡萄籬給他看。那個葡萄籬已經在半腰上砍斷，受了重傷，垂下來，並且已由卷鬚部分開始變黃了。「這長得很壯的、安靜的植物，它在世上生存的目的就是使它主人的酒桶永遠滿滿的。看到這葡萄籬讓那些無賴破壞成這樣子，會使你心痛！他們純粹是用心卑鄙，只是想讓我們活活氣死。如果我能抓到他們再來偷，啊，願主寬恕他！」

他一臉威脅的態度對着城的方向揮着他的戟，然後，把它插在沙地上。

那教士微微發抖，但是，並未忘記自己的尊嚴。他說：「我要跟連長談談，就在今天，要他對部下約束得更嚴些。熄燈號吹過之後，誰也不許離開兵營。安得烈，願主保護你。我今天大概要到高蔭去看希慈。你有什麼口信要我帶給佛蘭茲或露馨的？譬如說，問候話？」

「沒有，神父。我同那個農人的關係仍然一樣。他不承認我的存在，所以，我也不想問候他。他家裏其他的人都很好，我不想因為問候他們而損害了他們同他們父親的關係。但是，你也會碰到我的妹妹——啊，不，也不要對她講些什麼，我只是偶爾想起而已。」

他很快的彎下身，恭恭敬敬的吻吻教士的手，似乎是要隱藏他內心的慌亂。然後，他就藉着

那把戟的支持，一跳跳上了牆，馬上就在後面的枝葉中消逝了。

那位「十點鐘彌撒教士」一面搖頭，一面繼續往前走。他同那青年的談話在他仁慈的心裏，經過一段時間，仍然不會消逝。但是，長久以來，他每日執掌教會方面廣泛的職務，並且爲自己，也爲別人一盡息事寧人的教士責任。所以，這同情心無比強烈的刺激已經緩和了，他現在一點兒也不曉得那青年的心情究竟如何。原來那青年現在正躺在他的稻草棚旁邊，他的臉緊貼着石板地上，彷彿要擺脫極大的痛苦，將自己活活的埋在大地之母的子宮中，尋求庇護。

他在那裏躺了足足一小時，終於在可憐的半睡眠狀態中解除了絕望的痛苦。然後，由下面大路上傳來的一陣歡快的笑聲把他由夢中喚醒。他在那裏躺了片刻，不知道方纔是否做了一個夢。但是，有什麼人的聲音，和剛纔一樣天真的，顫動的，唧唧咕咕的笑聲，遠遠聽來，幾乎像鳥的叫聲，忽然傳入他的耳鼓。剎那間，那青年立刻爬起，趕快就着牆上一個小孔，清清楚楚的看到下面的情形。在教士方纔走過的那條路的柳蔭下，不過是由城裏的那個方向而來，一個女孩漸漸走近，她看起來不過十七歲，金髮，個子不高，矮矮的，穿一件暗色的，邋邋遢遢的，本地婦女常穿的衣裳。她雖然在逍遙自在的，慢慢蕩着，但是，她那動人的身材，一舉一動，輕快而優美，所以，誰看見都得多看一眼。她的兩手鬆鬆的交叉着，這是這裏的女孩子手裏沒提什麼東西時慣有的姿態。但是，她細脖子上的圓腦袋片刻也不安靜，卻像小鳥似的，不停的向各方轉動着。但是，多半轉向她的同伴。她同伴的玩笑話惹得她不斷的哈哈大笑，他是個活潑而伶俐的小伙子。他穿一件麻布製的軍用來克，緊身的藍褲子，把一頂沒沿的便帽歪戴在頭上，看起來並非不漂亮

他那褐色的面龐，黑眼睛洩露出他的南方血統，他的生硬的德語很難讓那女孩子聽懂。但是，只是聽到他那支離破碎，外國音很重的話，她也覺得非常有趣。有好幾次，他以探索的眼光四下裏張望。這時有個農人趕着一頭小牛到旁邊的村子裏；他還帶了一隻狗來幫他趕牛。他便故意逗留一下，讓那農人走在他的前面。現在，那農人已在路的轉彎處消逝了，他顯然是準備着更靠近那女孩，以便一親芳澤。後來，他那東張西望的眼睛突然發現守衛人那副其勢兇兇的模樣。如今那守衛人已經打藤蓆中間一條小徑的通道裏走出來，舉起戟來，一語不發的向他示意，叫他停下來。那外國兵停了下來，這時候一片寂靜，局勢尚不確定。那女孩本來步態均勻的走着，現在停下脚步，抬頭一望，說：「早安，安得烈。」她一點也不難爲情的叫他。「這是我的哥哥，」然後，她對那軍人補了一句：「你頂好是走開；他可不是好惹的。」

那軍人似乎充份了解這用意良好的忠言，但是，仍覺得似乎要等敵人離開，纔會安全。「不要怕，小姐，」他說。「我給他一毛錢，a cent par tobacco（買菸抽）。那麼，不要動罷，好朋友。」

他將手伸進衣袋，想掏出他僅有的一點點零錢。然後，他聽到上面那青年如雷貫耳的聲音。「後退，阿兵哥，否則這個就要直取你的腦袋。以後不管晝夜，你再也不會想到要來了。」那義大利人站在那裏，似乎生了根。他那憤怒的眼睛正打量着守衛人。

「德國狗熊！」他咬着牙說。「該死的！」——不過，他仍不敢決定是否轉過身來，當着他那美麗的女友，在這不利的情勢中，暴露自己的弱點。她在他身旁靜靜的站着，顯然是看到他那

激烈而任性的表情感到高興，所以毫無約束的哈哈大笑。但是，在上面的那個青年，看這情景並不可樂。他迅速的跳了幾跳，然後跑下斜坡。他在葡萄籐的枝葉中扭轉身軀，從窄狹的空隙裏鑽了出來。那義大利人還來不及鎮定下來，守衛人迎風飄動的帽沿下那兩隻炯炯的眼睛正凝視着他的蒼白面孔。

「你有耳朵嗎，弟兄？」他的臉氣得通紅，對他大叫。「你難道不曉得，像你們這種人，這條路是不准通行的？要不要我把你的夾克剝下來證明證明？你這義大利狐狸？你大概昨夜裏忘記摘葡萄了。現在要摘一些當晚餐，對不對？現在馬上給我滾，要不然——」

「不要碰我！」那義大利人覺得自己已讓人抓住，使勁的搖晃着，便怒喝一聲。「我要是帶着(Sagena)呀——」

「卑鄙的東西！」那青年守衛叫道。「下次把你的刀帶來，把你的槍也帶來；那種保證纔合算。但是，現在，我可以指着十字架發誓，快滾！否則，我便把你像個青蛙似的刺死，然後把你扔回營房。你再也活不到唸完禱告詞的時候。」

說罷，他把那高個子的大兵一推，使他倒退幾步，跌倒在一塊石頭上。他馬上爬起來，一邊揮動雙拳，向他的敵人示威，一邊像個女人似地，用義大利話破口大罵，可是仍然在自愧不如的強敵面前投降了。他一拐一拐的，藉着竹林掩護，頻頻回頭張望，朝附近的城門方向匆匆走去。

「安得烈，你可把他搞慘了。」那金髮女孩冷酷的望着那敗陣的風流漢說。「他說的話非常好笑，所以我一路笑個不停。你幹嗎那麼粗野呀？」

她的哥哥沒回答；他的怒意仍未消除。「我們倆的事還沒完呢！」他喃喃自語的說。「他還會讓我碰到的；或許，我會幹掉他。——啊，丫頭，」他突然轉向那女孩，接着說，「還有你——你還在唱那個老調子『我要跟任何提琴手的曲子跳』嗎？聽那個不懷好意的魔鬼講話，同他並肩而行，你難道不害羞嗎？假若任何一個能逗你笑的男子，你都滿意，那麼，你就離我遠遠的。因為，你曉得很清楚，我難得會笑，就好像潘特柯斯特（Pantecost）火山島上難得有雪一樣。」

那女孩默默不語，漫不經心的望着前方。她的頭髮本來是往後梳得光光的，在後頭上用個大圓梳子夾着。現在她用手掌輕輕的抹着。她那顏色柔和的臉，由於難為情，變紅了。「安得烈，」她終於說了，但並未望着他。「你要我現在就走嗎？」

「不，留在這兒。」他回答。「你是來看我的嗎？」

「當然了。」她熱誠的說，現在纔初次正面望着他。「我有一禮拜都不得脫身。你一直沒露面。母親睡着了，廚房裏又那麼熱，所以，我便想溜出來，看看你究竟怎麼樣了。我這裏給你帶來半個有葡萄乾的甜麵包。這是佛蘭茲·希慈昨天作完禮拜時給我買的。我不喜歡吃，因為太甜了。」

「佛蘭茲·希慈？他為什麼給你禮物？他的父親要是知道了，就要鬧翻天了。他也会逗你笑嗎？」

「那傢伙嗎？他的笑聲都在他的衣袋裏——那是他的金幣在裏面叮噠作響的時候。而且，母親當時也在那裏，道你是知道的。她要是望着誰，誰就覺得不想開玩笑。就好像老鼠發覺有貓的

時候一樣。我卻仍然歡歡樂樂的。這一點我自己也覺得奇怪。但是，我要是不笑，早就悶死了。和她單獨在那個小房子裏，有時候，我覺得非常難受。」

他們靜默片刻。「你要道甜麵包嗎？」那女孩說。「那麼，就放在凳子上，不會不見的。道裏還有幾個無花果。這是我們家樹上長的，都是最熟的。是我親手為你摘的。喏，在這樣熱的地方，味道會變得很好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丫頭。」他回答，「來，我們一塊兒吃。到上面有樹蔭的地方。」

那青年領頭爬上葡萄園的台階。她跟在後面，談到各種事情，可是他一句也不回答。來到藤架旁邊那個老地方，他便一屁股坐下，她便坐在他旁邊那塊大石頭上，並且勸他吃無花果。因為沒有新發生的事擾亂他，他似乎漸漸的覺得輕鬆了。現在起了一陣輕風，把阿迪吉河上的風車聲，以及帕賽爾河的波濤涵湧吸到他們的耳鼓。同時，也不時的傳來射擊場上練習打靶的人打靶時發出的「砰！砰！」的槍聲。他們這樣一來，就覺得時間過得快。他還勸她喝了點他的葡萄酒，就使她恢復了原來的歡樂心情。這陰涼的隱避處，與世隔絕的氣氛，使她更加興致勃勃。他一直望着她，讓她講下去。他的反應只是一個單音字，可是不再生氣了。最後，她戴上他那頂沉重的守衛帽子，從他手中拿過戟來，邁開大步，在藤蔭小道上走來走去，用左手將那條狐尾按在她的下巴，因此，就把她的臉完全嵌在中間。「安得烈，」她說。「我想他們真會怕我。要不是怕母親不許，我就每夜都來幫你守衛，好讓你勻出幾小時的時間睡一下。我會讓那些無賴——那些丘八——尊敬我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那青年這纔初次哈哈大笑。她一看自己已經打破了他的鬱悶，就很快的脫下帽子，放下戟，靠近他，蹲在草地上，她說：「你看，安得烈，你偶爾會像別的男孩一樣笑一笑，而不老是悶悶不樂的，腦門子上露出一條條的皺紋，就像十字架上的主耶穌。這時候，你的樣子就好看多了。不是個生氣勃勃的青年，決不屈居人後嗎？至於你和母親的那件事——不錯，那是一件傷心事。但是那並不是你的錯。大家都明白。同時，你也不必爲我的事煩惱。我會儘量常來看你。我可不讓母親在我面前說一句關於你的壞話。除非她要趕我出去。這一點她很清楚。你老是垂頭喪氣，對我怒目而視，彷彿我不是你親愛的妹妹，而是仇人。你究竟是怎麼了？要是另一個男孩子對我說一句無害的話，你立刻就發火，好像屋頂着火似的。你說，你想叫我當修女嗎，或是希望我這一輩子都替母親餵雞，變成一個老處女？」

她在對他講話時，她已經向他這邊走過來，緊貼着他的身子，將一隻胳膊輕輕的抱住他的脖子。但是，他忽然跳了起來，彷彿鬼抓住他似的。他擺脫了她的愛撫，胸部喘動着。「放開我，」他氣喘吁吁的說：「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什麼。走得離我遠遠的，再也不要回來。」

他跳了起來，彷彿是要逃命，但是，他又不能移動一步。他不得不望望她的樣子；她跪在草地上，發呆。她的兩手交叉，放在大腿前面。他望着她臉上的樣子，心如刀割。她的眼睛似乎變得大了些。她的半開的嘴，發出一聲痛苦的叫聲，她那嬌小的鼻孔顫動着。那女孩面部這種表情並非第一次引起他的恐怖。有時，她正在哈哈大笑時——無論如何，她的笑聲聽起來非常孩子氣——她會突然受不住一陣恐懼的打擊，片刻間失去知覺，彷彿是一陣要命的抽筋，然後，又多少

有點突如其來的消逝了。到現在為止，他不能責備自己造成這個局面。他反而常常要驅除魔鬼。這件事，他做起來是不費力的。但是，當他看見她，由於他的過失，一陣昏厥的發作，跪在那裏的樣子，他自己的心也暫時感到麻木不仁了。

他用手掌打着他的前額，深深的哼了一聲。然後，他彎下身子，抓住她冰冷的手，凝視着她的眼睛。「是我呀，瑪麗亞，」他反覆的說。「是安得烈呀。望着我，聽我說，原諒我。我瘋了，但是，現在已經過去了。不要再這樣了，原諒我罷。你不知道我的感覺如何，否則，你會同情我的。」

他用他灼熱的手緊貼着她的。他跪在她面前，非常焦急的等待着，希望她的臉上重新閃動着生命的光。但是她仍然僵硬不動，睫毛一點也不動。他幾乎覺不到她的嘴會發出一絲氣息。她那睜得大大的眼睛似乎穿了他的心，像穿過空氣一樣。後來，教堂的晚禱鐘聲開始響了。那深沉的鐘聲打破了這一陣沉悶；雖然很慢，卻產生了仁慈的效果。她的胸部發出一聲深深的嘆息。起先，她的眼皮閉起來，然後，等到再張開的時候，她那漸漸覺醒的心靈已注意到這個世界，和她自己。大顆的眼淚突然湧出。她伏在他的肩膀上默默的流着淚。她已經由驚呆的狀態中醒過來了。

他默默的抱着她，將她緊貼住自己跳動的心房，一面傾聽着顫動的鐘聲，一面喃喃的唸出紊亂的禱告詞。鐘聲停止時，他拿起罐子，遞給她。但是，她像一個病人，不敢端起罐子，只將嘴唇就着罐子，喝了一大口。然後，她連眼淚也不曾揩乾，便在他身旁睡着，仍然跪着，兩手一動也不動的交叉着。